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江西提唐絕五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

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秘不發喪詐

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

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

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

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緘

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素以義勇聞

西

江西

京

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緘稱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懼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軍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元仲經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紮滋爲冊南詔使賜銀

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御史中丞穆贇按度支吏贓罪裴延齡欲出之贇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贇寧之子也韋臯奏破吐蕃於岷和城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爲昭義留後賜名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

休爲留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爲一鎮昭義精兵多在山東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臨洛守將夏戾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定蕃帥其衆二千叛歸誼正卿退還詔以誼爲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噐於邕州九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

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錡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只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指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辯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

通鑑卷三十三
四
大半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
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
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
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
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
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初勃
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
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爲成王改元中興華
璵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日定爲康王改元正歷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鄰爲忽汗州都督勃海
王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
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
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
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衆心其
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
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
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
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
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

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

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宗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有李繫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繫故人子使之繕寫繫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 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跋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
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遣使來告喪
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
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
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
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
之五世孫也 庚寅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
骨咄祿為騰里邏羽祿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
汗 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
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

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王定遠自
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
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令茵埋馬矢中
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指說拔刀刺之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示
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留後
諸君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
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
遠走登乾陽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柝所
傷而死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

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
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 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

撫使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
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衆心之怨閉門
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
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師洛州兵五千
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
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
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 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

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日甲午韋臯奏降西南蠻高

萬唐等二萬餘口 乙巳以閑廡宮苑使李齊運為

禮部尚書戶部侍郎裴正八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

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

遣中使就問之 丙子詔王暹薨 魏博節度使田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

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

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庚辰上生

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

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上悅之旬日遷
右補闕始有寵 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
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甲辰以
朝晟爲邠寧節度使 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
竇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爲護軍中尉監左
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中護
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
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
學士鄭絅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
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邠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
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緋
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
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
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
絅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
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
出其門者矣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爲行
軍司馬 宣歙觀察使劉贇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
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

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歛百
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徃徃私自入所進纔什
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
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
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
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蜀人也
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青李
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
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
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
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
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匡城鄧
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
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
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
榮爲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鄧惟恭
旣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
晉旣受詔即與廉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
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
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
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
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
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
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
之明日悉罷之 戊戌韓王迴薨 壬子詔以宣武
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
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己巳以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 丙子以汝州刺
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

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
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丙
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薨 初上不欲生代節
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
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祿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
梅祿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祿識其聲趨前
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
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
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
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

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
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盧邁得風疾庾子賈耽私忌
宰相絕班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 丙午戶部尚書
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壬子吐
蕃寇慶州 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
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暉之弟孫也嘗爲裴延齡
所薦故用之 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爲左
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火
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
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李
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掎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
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佻躁尤爲
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
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
庸鄙之士 宣武都虞候鄧惟恭內不自安潛結將
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
送京師已未詔免死汀州安置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
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用兵
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
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
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
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
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
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
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
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

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
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胥井果得甘泉
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
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
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

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
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
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
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爲所留遂自它道潛去
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旣而盈珍與南仲有隙

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

之煎立 六月壬午韋臯奏吐蕃入寇舊州刺史曹

嵩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茂

昭之弟也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

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

正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

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

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

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

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

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

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九月己丑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為太子賓客 冬

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

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群往詰之少誠曰開此

水大利於人群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

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

為之罷役 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

宮中市外問物今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

為使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

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 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鎮士卒以夏州磧鹵又盛夏不樂徙居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等全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義踰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衆然後定崇文
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爲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
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
事趙宗儒罷爲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鄭餘慶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時禁軍
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
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京兆尹吳湊屢言宮市之弊
請委之府縣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
秀崑之謀也丙午洽秀崑坐流天德軍 九月丙申
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丁卯杞

王侁薨

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

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太學生薛

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
城黨罪人已巳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
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請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
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
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
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
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
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去
遜去 冬十月丁酉通王譔薨 庚子夏州節度使
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明州鎮將栗鏗殺
刺史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

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二月丁丑宣武節
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好慢
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
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
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
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

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
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齎食之立盡監軍
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
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 以常州刺史
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
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
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庚辰浙東觀察使裴
肅擒栗鏗於台州送京師斬之 己丑以劉逸準爲宣
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
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
李元淳爲昭義節度使 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
慎爲安黃等州節度使 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
薨 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
未集請俟它年 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諂事嚴震震
病使知留後遣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 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
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
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浚爲陳許
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
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
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
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
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
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浚不叶謀翻城
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
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庚辰宣武節度
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
使匡城韓弘爲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
堪其事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

之 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
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
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
少誠由是失勢 冬十月己丑邕王諒薨太子之子
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謚曰文敬太子 山南東道節
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
浣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
吳房朗山 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
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
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爲上所親愛上還

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
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六州党項
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永安鎮將阿史那思暉侵漁
不已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 諸軍討吳少誠者旣
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
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
置招討使 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
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一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
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

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
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
受全義節度 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士卒
益驕縱輕其主帥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郎
將劉鏐常爲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鏐及其黨三
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自以爲功悉斬之血流丹道
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譴呼於城
郭者 義成監軍薛盈珍爲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
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
總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總以媚盈珍

以幕僚竇鼎薛戎攝泉州軍事使按致總罪戎爲辯証
其無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爲侵辱如此累月
徐誘之使誣摠戎終不從總由是獲免冕芳之子也
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
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
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沉
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寃且首專殺之罪
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
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
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

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新羅王敬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爲新羅王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恤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潞南廣利原鋒鏑纒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爲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

峽州長史比敕下頓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參軍愔令知軍府事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郎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 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丙寅韋士宗復入黔中 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命三司使鞠之詰其物費用所歸履對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所對率類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 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徐州亂兵為張愔表求旄節朝廷不許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泗濠節度使使
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
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仵出兵攻埭橋大敗而還朝廷
不得已除悖徐州團練使以仵為泗州留後濠州刺
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兼正倫
五世孫也性狡險彊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
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
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
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
徑歸建封薨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

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
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
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
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
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
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祕書郎 新羅王俊邕卒國
人立其子重熙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
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潞水縣城 盧龍節度
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群薨甲戌以尚書左丞

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
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
朝廷除人庶無它變上以爲然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郎判度支于頔素善頔所奏事
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爲朋比庚戌貶餘慶郴州司
馬頔泉州司戶頔頔之兄也 癸丑吳少誠進逼潞
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
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
部留軍潞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
將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

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
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旣而昌裔
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
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庚申以太常卿齊
抗爲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癸亥以張愔爲徐州留
後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
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
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
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
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

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已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行軍司馬吐蕃數為革臯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紀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
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
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
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
閏月甲戌歸夏州 韋士宗既入黔州妄殺長吏人
心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
議大夫裴佖為黔州觀察使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

通鑑卷三百二十六
之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乙酉
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宗將兵戍定平城薨朝宗
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
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
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
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
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
君吾事之若命帥於它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
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
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六月甲午

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宗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
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宗爲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
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
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
二千爲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
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
不可軍中豈無它將乎衆曰弓刀皆爲官所收惟軍
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宗
爲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
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

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旣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宋爲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調軍情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爲請盈珍卽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姦人乘之且爲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

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宅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己酉以高固爲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所報復軍中遂安 丁巳成德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辛

已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爲節度使 已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爲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河東節度使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

譁將有它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茶之族也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爲節度使 九月韋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韋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

通鑑卷三百六
十八年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
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聞南詔內附而慕之
因南詔入見仍獻其樂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
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
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
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
不下引兵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浙東
觀察使裴肅旣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
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爲衢州刺史給
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它虞齊總無

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

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
容慰獎之秋七月辛未加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

奏事自理逋債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
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爲正牙奏事自
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
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淮南節度使杜佑累
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鐔爲淮南副節
度使兼行軍司馬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
軍將何朝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

通鑑卷三百三十六
五
火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坊節度使以玠爲行軍司馬

十九年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 巳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甲辰杜佑

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鏐爲淮南節度使 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爲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

士大夫畏之側目 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熟入貢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爲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陳許節度使上官浣薨其壻田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牙將王沛亦浣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爲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己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爲太子賓客 初翰林待詔王伾

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今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

其由伯芻廼之子也 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

鹽州爲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

而鬻食之左袖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

聞 丁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損薨 十一月戊

寅朔以李興幹爲鹽州刺史得專奏事自是鹽州不

隸夏州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

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

慶之從父兄弟也 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

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

牒而已監察御史崔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

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遠四

十流崖州 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

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

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爲誣嘲

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上疏

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

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

二十年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

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判

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

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爲帥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扃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鎮咸陽疾病其子政諲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鎮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雲官爵籍沒其家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

一三三 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曰本途止只今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一三四 希皓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句當此軍一三五 希皓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一三六 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廻揮同列一三七 希皓曰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德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本紀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

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
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
卒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等至金鸞殿草遺詔宦
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
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
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細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
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
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
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
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

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
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
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
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
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巳酉加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
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
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子李師古
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
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

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
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
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
遣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
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
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
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即
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元素泌之
族弟也吳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
誠亦過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

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

實殘暴陪歛之罪貶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
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

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
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叔文頗任
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
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伾入至栢林院見李忠言
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
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工
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

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
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
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
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
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得之於是叔文及其
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任者至
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任尤闖茸
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甲子
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
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

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
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
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
雀卽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
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
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
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
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乙丑罷鹽
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
罷之三月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士德宗之末

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旣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爲憂而吉甫至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慙懼後遂爲深交吉甫栖筠之子韋臯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戊子名徐州軍

曰武寧以張愔爲節度使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

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
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貲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
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
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
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
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
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
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
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
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

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絀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
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絀
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
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
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
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
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赧竟起迎叔文
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
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

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
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
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
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郟王
緯為均王縱為淑王紆為莒王綢為密王總為郇王
約為邵王結為宋王緡為集王綽為冀王綺為和王
紇為衡王纁為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緄為岳王
紳為袁王綸為桂王緝為翼王 乙巳上御宣政殿
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
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

諸葛亮祠堂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
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
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
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
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
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
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
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
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

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

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詎怒不之信

遂成仇怨 癸丑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
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
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
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
賞罰任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
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
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
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
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

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
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旣以范希朝
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
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
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
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
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
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
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
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

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
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
文不能對但引蒲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
喪去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王叔
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
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恐懼
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社佑請起叔文
爲相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
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
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

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
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癸巳橫海軍節
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爲留後 乙未制
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時內
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
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
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
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
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
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荅拜八

通鑑卷三百三十六
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
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
爲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
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
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
十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庚戌荆南獻
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
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
以聞及珍禽竒獸皆毋得獻 癸丑西川節度使南
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

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
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
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
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
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
爲土神家家祀之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朗州
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 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慎
入朝 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澱
水而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全義
懼乃請入朝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已

未以表滋爲劔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度
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請併
歸正庫從之 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
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
疾苦 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九月
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
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伏
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卽以其
日爲忌從之 壬申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
撰日曆 已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

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
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冬十
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 戊戌以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表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
爲給事中 舒王誼薨 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謚曰
睿真皇后 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
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濼且說濼以廢立濼執送
長安并其黨杖殺之 已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
陵廟號德宗 十一月已巳祔睿真皇后德宗皇帝
主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爲國家法周制太

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
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壬申貶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
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
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
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戊寅以韓全
義爲太子少保致仕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
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 復以右庶
子武元衡爲御史中丞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
貞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已卯再貶韓泰爲虔州

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
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
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
爲騰里野合俱錄毘伽可汗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
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以奉義節度使伊慎
爲右僕射 已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
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
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
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

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辛酉百官請上上
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
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壬戌以翰
林學士鄭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西以刑部郎中
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
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紀五十三

起柔兆闔茂盡屠維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

元和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群臣詣興慶宮上上
皇尊號 丁卯赦天下改元 辛未以鄂岳觀察使
韓臯為奉義節度使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
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
王士真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 劉闢
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
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

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噐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

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噐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
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
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爲饒樂郡王遣
歸 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戊午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
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
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
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則
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

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
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
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
案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
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
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
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
以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范希朝爲右金吾大將軍
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
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

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

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潘孟陽所至專事游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丙午策試制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

獨孤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俛華之孫傳師既濟之子也杜佑請

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

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戊申加隴右經畧使秦州
刺史劉雍保義軍節度使 辛酉以元稹爲右拾遺
獨孤郁爲左拾遺白居易爲蓋屋尉集賢校理蕭俛
爲右拾遺沈傳師爲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以爲昔
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
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
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
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
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

至尊之盛意况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
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
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屏棄踈賤之哉頃
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
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
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
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
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
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
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

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然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

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 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劉闢城

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震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

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觴築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壬寅葬至

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廟號順宗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爲貴妃 丁卯立皇子寧爲鄧王寬爲澧王宥爲遂王察爲深王寰爲洋王寮爲絳王審爲建王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已已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將議事渙

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城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

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震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撫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斷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

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

通鑑卷三百三十七 九
朝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
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
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
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
入城慰勞之旣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
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
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
詔書軍府由是獲安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
使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武寧節度使

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愔爲工部尚書
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徐
人喜得二州故不爲亂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
爲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是
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
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酒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
議國事

二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圓丘赦天下上以杜佑高
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
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聽歸樊川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
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黃裳同平
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郎武
元衡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並
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
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
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
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
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
其酋長黃承慶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

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
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 秋八月劉濟王士真張茂
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爲幽
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九月乙酉密王綢薨
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
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
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
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
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
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

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論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嚙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嚙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

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鏐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高崇文在蜀暮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

通鑑卷三百三十五
三
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

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群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

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

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他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綱議赦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

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綱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上良久曰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嘗從容問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群臣請上

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蓋厓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爲學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徃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已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

通鑑卷三百三十七
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頃遂奉詔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
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
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
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
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
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
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
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
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三年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
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奏分
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
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
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柰何不改 臨
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
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
獲安 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回
鶻騰里可汗卒 癸巳郇王總薨 辛亥御史中丞
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

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考策官貫之署爲上第上嘉之乙丑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均王涯覆策湜涯之甥涯不先言均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均涯學士均爲戶部侍郎涯爲都官員

外郎貫之爲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 乙亥以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宗閔元懿之玄孫貫之福嗣之六世孫湜睦州新安人也 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爲牛僧孺

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爲關外官
揚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
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
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
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洵洵陛下亦知之乎且
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
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
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
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
尉擢爲左補闕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

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

丙午冊回

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爲歸順州刺

史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戰以爲前

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

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

歸於唐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隄山而東行三日吐

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凡數百合盡忠死

士衆死者大半執宜帥其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

靈州降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衆迎於塞上

置之鹽州爲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未幾盡忠弟葛勒阿波又帥衆七百詣希朝降詔以爲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右庶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爲判官上曰曷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

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 九月庚寅以于頔爲司

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淮南節度使王鏐入朝鏐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爲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今又除鏐則如鏐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柰何且鏐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旣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鏐以進奉得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壬辰加

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
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
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
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
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
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竊或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
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
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
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

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及垍爲相奏天下留
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
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
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
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
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
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河
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黃裳薨 冬十二月庚戌

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為刺史 南詔王異
牟尋卒子尋閭勸立

四年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 渤海康王高璘卒子

元瑜立改元永德 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

敬德等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

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

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

山而已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

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

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鄭絪循默取容二日丁卯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河東

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

綬拱手而已裴垪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三月乙

酉以綬為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鄴為河東節度

使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

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

則代領軍務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

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

言官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

請禁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昇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

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覷之端垂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撓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辛未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白侍有中人之助於
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
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
付度支既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由
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爲言上不
聽 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
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垕曰李納跋扈不恭
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
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
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恐或未

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
不以爲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
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
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
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
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
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師
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
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
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

璿欲希上意奪裴垫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璿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璿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璿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

執政泣請裴垫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于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左軍中尉吐突承璿領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

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
且叙脩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
覽奏承瓘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承瓘言碑樓甚大
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
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資治通鑑卷第二二二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
默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
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夷簡元懿之玄孫也上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
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
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
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
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

明公他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

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
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
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
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
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
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
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
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
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
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
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致之
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
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
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
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
承宗又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
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
見迫不暇俟朝言請獻 二州以明懇款 丙申

安南都護張舟奏破一二三萬衆 九月甲辰朔裴

武復命庚戌以承宗之弟德一節度使恒冀深趙州
觀察使德州刺史薩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
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
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
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
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
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
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垫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
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

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
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
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
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
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
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
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
垫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
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
欲傷武及垫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

不問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
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
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
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
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
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
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上
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
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

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
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
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
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
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
處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
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今後代相傳云以中官
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
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耻受承瓘指麾心旣不齊功
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

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
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
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
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
瓘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御延英殿度
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
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
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
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
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

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
是嗜得賂則譽跼躄為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為貪暴
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
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丁宦官敗國者備載方
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
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遣兵招討 初吳少誠
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
如至親累遷由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
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至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
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日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是歲雲南王尋思勳立勸龍辰立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之尋思聚兵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將有起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法也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

於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單力再舉沙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
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
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
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
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
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
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
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
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
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

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一旦使燕獲疑天子趙
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
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
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為
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
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
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
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
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

過貶江陵士曹翰林學士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爲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

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

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入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

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販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狡獪驕狠必

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

通鑑卷三百六
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
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
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
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
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
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曷爲從史所據
使朝廷盱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
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
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
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
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
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
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
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璀誘
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
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
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
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
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
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出

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以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况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他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甲

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

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
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
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
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
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
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
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
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
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
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
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
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
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
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
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
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
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裴垍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
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爲吏部侍郎遂振
尋自抵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

通鑑卷三十三
之乎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
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
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
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
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
裴垪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
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
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
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
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

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裴
垪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丙寅以
太常卿權德輿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義武節度
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
說止之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
迪簡爲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
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
茂昭旣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
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

簡廸簡乞歸朝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廸簡主軍務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廸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門下經月將士感之共請廸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廸簡爲義武節度使甲午以張茂昭爲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爲右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爲安州刺史未能去也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監輿即日遣之甲辰會王纁薨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鐔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爲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鐔旣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屯河北耗散甚衆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

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鍰平章事李絳諫曰鍰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中書侍郎裴垪數以疾辭仁庚申罷爲兵部尚書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真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

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爲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乙巳上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

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夏四月

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均爲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爲戶部侍郎

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謨董溪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臯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權德輿上言以爲臯謨等罪當死

陛下肆諸市朝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

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

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衣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這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

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歸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爲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

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觀察使竇群發溪洞蠻以治之督役太急於是辰叙二州蠻反群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群開州刺史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萬緡爲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丙申以承瓘爲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

通鑑卷三百三十八
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
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閣
其女嫁不以時遠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
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
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
部選門第人才稱可者嫁之 己丑以戶部侍郎李
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
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
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辛卯朔黔州奉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
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
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
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戣聞之上疏極言涉
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涉渤之兄
戣巢父之子也 辛亥惠昭太子寧薨 是歲天下
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
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

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

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

通鑑卷三百三十九
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

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嘉群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乃從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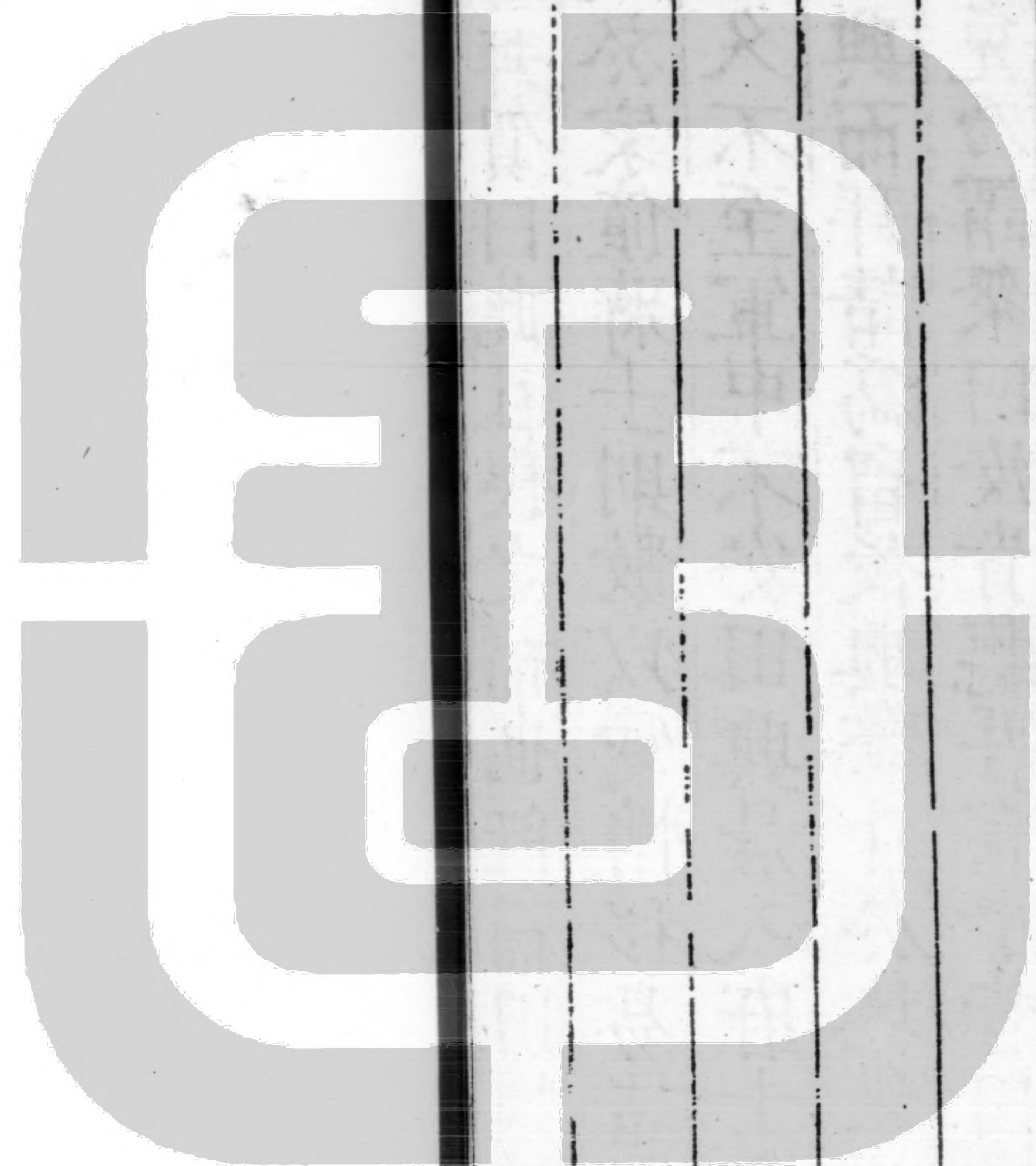
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祐以太保致仕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太子更名恒

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恒上將立恒命崔群爲寬草讓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上乃止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

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
欲以控制魏博上其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
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
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
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
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
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
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
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
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

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
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
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
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
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以朝
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鑿粉矣故臣以爲不
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
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
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
中其機會不受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

通鑑卷三百六
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他日吉甫復於
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
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
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
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
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
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
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
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
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
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
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
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
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
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
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聖